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二十七目録

論

易　老蘇
書　老蘇
書　大蘇軾
書　大蘇
詩　老蘇
詩　大蘇
○○董仲舒論春秋
春秋論上　歐陽脩

春秋論中　歐
春秋論下　歐
○○春秋　老蘇
春秋　大蘇
禮　老蘇
禮　大蘇
樂　老蘇
中庸上　大蘇
中庸中　大蘇
中庸下　大蘇

審[illegible]　老蘇

本政　韓愈

本論上　歐

本論下　歐

閔書　王安石

太古　王

文編卷之二十七　論

武進　荊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帛子行　校刊

易　老蘇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一說褻只用明字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陰或爲陽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且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書　　老蘇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

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値乎聖人

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嚣嚣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

又嘗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借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

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書　　大蘇

借事反題發明　冬說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

第一層暗入

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　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

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廻
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品其是非愚讀而疑
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
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
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
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
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illegible]是非論辨以求曲
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之征伐之際周旋反
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而此又其勢然也惟

第二層帖入

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相同天下有所欲爲

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

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
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illegible]吾論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
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
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
欺之故天下有敵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
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
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
所爲不同也哉

詩　　老蘇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

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之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怨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
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
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法而自棄於淫叛之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

然後恐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
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
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
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易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蓋詳

詩　大蘇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
責其義之太深而求之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
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

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巳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跡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

區而求諸其間茍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爲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楊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

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强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

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直　董仲舒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先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繼絶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

長於變化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鳥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
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
釐繆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春秋論上　歐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謬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

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
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
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
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
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
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
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
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耳其捨經而從傳者何
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
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

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　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

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illegible]信三子也子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子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illegible]則子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歐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何如而別白之宜何如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愼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

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以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

子書爲公則隱公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
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
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
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
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
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
其假

○○春秋論下　歐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既輙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

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
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説初靈公欲殺盾
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
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
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
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
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
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
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

辜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
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
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
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
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
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
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
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
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
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

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　老蘇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許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

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

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

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春秋　大蘇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

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矣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

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誠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厲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

言厲而不溢怒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祭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

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禮　先說一遍覆說一遍　老蘇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

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

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

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鄉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亞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

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禮　　大蘇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

思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

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巽愞而不決也

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

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䘏
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
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
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
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
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
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
於今而用之亦將以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
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
意尚可依倣以爲法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

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illegible]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illegible]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惟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樂　　老蘇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

提綱

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

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哉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

以折天下之口此吾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

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中庸上　　　大蘇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於　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斷的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

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者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内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爲樂之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

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凡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
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
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
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
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愼乎其始何則
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
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則人之性也
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
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

孔子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以爲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　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見由此觀　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中　　大蘇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心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彊人者（只從一事論）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費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

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仲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彊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彊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

於其所終極之之謂明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適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大蘇

數段貫穿作一篇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

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誰以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

一段段以記作底知孝經引詩體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
過者之難歟後之中者之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
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是後之中者之難也記
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旣不可過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
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於
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
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
而會於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於中吾見中庸之

至於此而猶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曰古之人

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史中　論史法甚當　老蘇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文以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一曰直而寬其

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之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釁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
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
後之商人必曰蘇奉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
録矣吾復何望哉是塞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勞之則其懲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皆魯說吳實十三國
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
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
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吳哀七年公會吳
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
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
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
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
閒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
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
亦備而明乎周之衰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
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廓其姓而首月之曰

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及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去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以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有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以人矣則其防僭

世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節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本政　韓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誠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

虞曰陶唐曰王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剔以衛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遷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僻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

本論上　　歐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甞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
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
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
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
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
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
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

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

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
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
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
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
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
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
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
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

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直架 本論下 歐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

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
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夫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
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
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
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埶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
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
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
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

用鄙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説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

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既設是詰

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

佛之入當回闢

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此篇文勢似覺太緩

閱習　王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上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覩之行其庶矣惜

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論奇　太古　　　王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多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於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

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
古非愚則誣

臨川諸論語禮皆方而少圓若蘇氏兄弟則圓
之至也

文編卷之二十七終

文編卷之二十八目錄

論

正統論下　歐
正統上　大蘇
正統中　大蘇
正統下　大蘇
商　小蘇轍
六國　老蘇
六國　小蘇
燕趙　小蘇

秦一 大蘇
秦二 大蘇
漢 小蘇
三國 小蘇
蜀 小蘇
晉 小蘇
隋 小蘇
唐 小蘇
唐論 曾鞏
五代 小蘇

北狄　小蘇
西南夷　小蘇
西戎　小蘇

文編卷之二十六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一帛　子行　校刊

辨　正統論下　歐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晋隋是也

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
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
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幷小以彊兼
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
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幷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
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
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
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
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
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

復續惟有絶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
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
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
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
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
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
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
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乗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
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

曰湯征自葛也是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之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

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永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

東天下遂不能一孔子之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
東晉
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
異而今黜之何哉因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
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
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
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
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
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
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猒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
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

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絕然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殺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

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元魏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

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與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與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秃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

者弱有餘者疆其最疆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晋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巳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

五代

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

忠於晉者得以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正統上　大蘇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
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
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
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
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
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

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
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存教曰魏
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
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
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中　數段辨去　大蘇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覇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
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
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
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 天名

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疆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絶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旣無以相過而彊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

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盗者偶聖人豈得與簒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盗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簒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簒君而簒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君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

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簒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簒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第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柰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

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

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下

大蘇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

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

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雖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用不過乎覇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覇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為覇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簒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覇也哉蓋已舉其實而晉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覇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覇之於王也猶兒之於父也聞天下

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傑妾爲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傑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重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覇統之說夫孰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

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況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堯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商

小蘇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旣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

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取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絜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

不可復止盖物之彊者易以拆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拆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

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盖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與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盖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六國　老蘇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彊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　小蘇

甚得天下之勢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盖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踈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故夫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征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

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

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内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燕趙　　小蘇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民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

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

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

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
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
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豈無義也故
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
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
唯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
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秦一　大蘇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
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

并天下

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

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一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觧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晩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

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秦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齠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齠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而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去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二　　大蘇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踈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

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提此二句乃有綜紀）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

輕　重　意奇

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駡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栁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栁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

此一轉不解

尤有力

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不用子厚舊意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弒之禍難得倒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盖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漢　小蘇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爲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覇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鰓鰓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

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惇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

去其君其君旣去而天下之人孰是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不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惟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

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嚣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旣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

也已

三國　　小蘇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駡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脫胎）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
不可及也夫

蜀 相形 小蘇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爲亂

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决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晋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晋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群盜散而爲大亂以

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彊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

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晋

小蘇

御天下有道體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彊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盖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

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

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隋　　小蘇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刼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

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晉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借案）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厭其衝楚齊其肩

燕趙伺其北而齊搤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待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絶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大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数

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
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
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
民之上而常有積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
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
謀臣舊將以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
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
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
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

故其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者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纍纍而不絶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　小蘇

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内重則爲内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内當此之時謂之内重内重之弊姦

精明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則爲内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執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遲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

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

兵悍將皆（得要領）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盖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内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其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

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論　逐段連貫說下　曾

成康没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

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

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効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而又有治天下之効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　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

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
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而又有治天下之効
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
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
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
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
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
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
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
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

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深見　五代　小蘇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纔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遂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

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闢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知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雲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

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盖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

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裂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李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絶匈奴之和親而滅潰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無循其畏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先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

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九十萬命丕鄭而秦奉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及而覇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既及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

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皆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將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謂不及遠也

北狄　　小蘇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

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

之所深憂也要在使之養士而無失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　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驁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卑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

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瘡痍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疆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

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南夷　小蘇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抗猾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

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庶接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迫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

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安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譎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横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窣絶而不與通今邊鄙之士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

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
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
彼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
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
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
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
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
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
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
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彊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

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西戎

小蘇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彊則臣狄狄彊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彊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彊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一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彊國也故

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鬭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彊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彊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彊狠而好勝

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鬭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執戎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害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

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疆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文編卷之二十八終